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經會元卷二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煒

禮經會元卷三上

宋 葉時 撰

宮衛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各有版士庶子之數亦有版官府有府官之次舍士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衆寡宮伯則掌其敎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言宮衛者也説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

為不然彼以宮正所掌謂官府之胥徒給繇役者在宮中若漢衛士故曰兵衛不思宮伯郎衛明言作其徒役之事則士庶子亦有徒役也何以不為兵衛乎愚以周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子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

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
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
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眡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
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
使其屬卒四夷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
之師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
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别有四而郎衛
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

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外內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使無廩食不繼之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官廢職之失夫百官府宿衛王宮者均稍而會事可也其人必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無淫怠奇衺之習矣尚何待於警勸哉蓋百官府之宿衛必有供給徒役之民苟

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蒔居州而後可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敎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掌其誅賞糾敎之法雖不如宮正之詳然宮正為宮官之長其為糾察之時必不遺士庶子也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

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厠跡於其閒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平時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卒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邪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

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

行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柳嘗自周之宮衛而考漢制則漢光祿勲之所掌者郎衛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郎衛有中郎侍郎中郎將郎中騎將郎中户將郎中車將之屬如羽林期門皆屬焉兵衛有長樂未央甘泉建章宮衛尉衛士令丞之屬如左右都僕八屯衛尉司馬皆屬焉此南軍也猶周宮衛也而說者多以南北合論之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徼京師此畿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

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旣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别也案周勃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則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表曰衛尉掌宫門屯兵是以南軍衛宫城也案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則北軍屬之中尉無疑矣表曰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以北軍護京城也北軍本無衛名與宫城無預雖文帝嘗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而未幾復罷之矣然則北軍為畿兵此漢制也而周人獨無畿兵乎蓋周

人王畿千里之地寓兵於農司馬所制六軍即畿兵也第不如漢人北軍調兵三輔而有番上之勞募兵五校而有長屯之衆爾唐李揆嘗謂漢以南北軍相統彼徒見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令平陽侯告衛尉則謂南軍可以制北軍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入長子與太子戰則謂北軍可以制南軍此相統之説也不思古人有兵權相制之意而無兵勢相統之形周制六軍雖屬司馬而將皆命卿是一鄉分主兵權爾握兵之寄固可

以相分置兵之謀不可以相忌如曰中外制兵而必使之相統則周人王宫之衛亦與王畿六軍相統乎漢之城門校尉亦屬北軍案劉屈氂傳曰武帝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至成帝時羊河侯譚等以特進領城門兵則城門兵尤重矣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每門下士二人鄭氏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不思成周司門之官合胥徒只七十八人每門亦九人而已其秩則尊而其職則寡果如漢城門兵之制邪吏

考成周之制惟聞有王宫之衛而未聞設王畿之衛惟聞有王畿之兵未聞有城門之兵葢人所以侍衛王國者有不專倚於兵矣愚故因宫正宫伯郎衛兵衛之辨而及漢人兵衛之制又因南軍北軍衛兵畿兵之辨而及周人畿兵之制故併以是而辨周漢城門兵制之異云

案南軍衛宫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逺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内而且近此其意

何邪蓋三輔在内而近人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腹心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宫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隷守王門王宫朝在野外則守内列蓋謂是歟

漢南北軍圖

南軍　衛尉　掌宮衛屯兵

南軍衛尉主之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此卒以郡國材官騎士為之衆蓋寬饒為衛司馬歲盡交代人皆自請復留共更一年知其以此等人為之也

郎衛　光祿勳　掌守門戶出充軍騎

光祿勳所掌有中郎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侍郎郎中車戶騎將期門羽林皆屬焉張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騎常侍是也期門乃執兵送從此郎無員羽林乃以六郡良家子補之如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補羽林是也

案後漢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皆云掌宿衛兵今屬之北軍中候以北軍布領宿衛兵何也嘗考前表以八校合為城門後志以五營屬之北軍是兵權散主之意亦如四隸師於師氏虎賁屬於司馬歟

北軍中尉

掌徼巡京師

北軍中尉主之中尉令丞尉及左右
京輔都尉尉城兵卒皆屬為北軍
以三輔兵番上為之案黃霸為京
北軍發騎士請北軍調馬不過奇知矣

城門校尉

掌京師城門屯兵

八屯
司馬
十二
門候

周禮司門于寶註云如今校尉每門下士二
今註云如今門候

八校

中壘 掌北軍壘門內
射聲 掌待詔射聲士
屯騎 掌騎士
胡騎 掌池陽胡騎
步兵 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 掌長水宣曲胡騎
越騎 掌越騎
虎賁 掌輕車

武帝置八校各有丞司馬胡騎不常置故云內增七校中興省中壘置北軍中候監五營胡騎長水虎賁並射射聲故曰北軍五校案胡騎越騎如周四隸虎賁如周虎賁

膳羞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與威福並言則是惟辟獨專而非人臣之所得有也葢玉食言美食也膳亦食之善者也鄭康成謂今時美食謂珍膳皆玉食之謂也是以天官之屬自宫衛之外未遑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寧不以膳羞為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拳拳於膳夫者葢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窒人君嗜欲之原

左右前後之人必不至以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也或者徒知以一人而治四海以四海而奉一人固宜受天下備物之供享天下備味之奉而不知古人所以受而享之無愧者要必有以養其心也豈徒為是口體之養而已哉且以膳夫下數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鱻薧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獸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內而膳羞割烹煎和

之事脩刑膴胖骨鱐之具内饔共之外而割烹脯脩刑膴之共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饔共之亨人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外内饔甸師共粢盛帥薪烝之徒以役於外内饔獸人共獸𩰚人共魚鼈人共魚鼈龜蜃腊人共脯腊膴胖此皆備物之供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王食也然聖人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邪令觀膳夫之掌膳也王燕食則奉膳賛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

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臊腥羶之膏而欲適四時之宜内饔則辨腥羶臊貍腥螻之臭而去其六物之不可食獸人則辨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而取其聚散温涼以救四時之苦古人之於飲食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又況膳夫之膳諸臣祭祀歸脤於王如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及受都宗人家宗人

之致福者則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爲摯而見於王
如司士賞擯士者膳其摯即宗伯以禽作摯者亦受之
以給王膳羞致福之内享摯見之禽不惟起人主之敬
心亦見王之不妄費物也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黿鼈亦
以時籍則是王之奉養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雖曰王
后世子之膳與禽膳夫庖人不敢會然太宰已有膳羞
之式王既無妄用臣亦無妄供雖不會猶會也至於殺
牲盛饌日舉王舉則内饔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醢人

則共醯六十甕醯人則共醢六十甕王日一舉齊日則三舉蓋其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否則一日一舉焉若有喪荒禮裁變故則又徹常日之膳而不舉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有凶變則戚而心戚而頞而莫敢遑安矣況敢以盛饌自豐邪歴考數官凡所以奉承於王者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爲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宴樂之所謂養八珍九鼎

之所謂饌而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爲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也漢以隷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禄渡江以後則又隷之侍中至唐則隷之内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閒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心乎

燕禮

嘗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羣臣常棣則曰燕兄弟伐木則

曰燕朋友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只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畧於羣臣邪秋官司儀亦曰王燕則諸侯毛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爾故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恩意之浹洽諸侯為至矣然以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羣臣之意可

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寧非燕及羣臣兄弟朋友邪然嘗考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泛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敵君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之言臣不可亢君也且王之燕臣非不親銜杯酒接殷勤之歡有如太僕言王燕飲

則相其法是王之親燕臣下而太僕相其左右也今獻則使膳夫奉則使酒正而王不親焉蓋臨以君臣者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浹否則亟問亟餽而使臣下僕僕亟拜爾其何以盡其歡邪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未已而至於衎綏猶未足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

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外饔掌外祭祀割亨者也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酒正掌共王飲酒者也凡饗耆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槁人掌共内外朝冗食者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粢大宗伯以饗食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樂師曰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令奏鐘鼓世婦内宗籥師言賔客之饗食與庸器司干言賔饗皆諸侯賔客也外而諸侯賔客有饗則内而羣臣可知故肆師曰饗食授祭司几筵曰大饗食大師小師鞮師言大饗亦如之鍾師言饗食奏燕樂笙師言饗共鍾笙鎛師言饗食鼓金奏泛言饗者則羣臣預之也葢臣有以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是以國之貴游子弟宿衛王宫者亦以其禮饗之鄭氏謂若今之饗衛士使之則饗之宜也若夫耆老則不與戎政者也孤子

則弱未任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焉且使掌祭割亨者而掌其事共王飲酒者而共其酒使共外內朝食者而共其食每言饗士庶子則先耆老孤子是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獄刑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至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其孤老誠以為天下老者幼者孰非可養之人聖人病其施之不能博而衆不可以

盡濟也故姑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之饗禮爾案司門曰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子也耆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之豈為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君人之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為無窮由此推之則饔餼之饗犒食之饗其恩禮不亦厚乎其所

以為是委曲周旋者不特報其父子之死王事亦示人君之恩而勸天下之忠也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頃而司徒慈幼養老之教已寓乎其中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悖行一物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誠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塗矣饗孤之禮行而受齊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横草之老執

戈之童孰謂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籍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以其職攷之曰共齍盛曰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而已初無預於飲食之事豈特以其師徒役外內饔之事而遂列之於此邪曰非也蓋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亨之官下有獸魚鱉臘之官膳夫祭祀則徹胙俎庖人祭祀則共好羞內

饔食則掌宗廟之割亨外饔則掌外祭祀之割亨亨人祭祀共大羮鉶羮獸人共祭祀之獸䱷人共祭祀之魚鼈人共蠃蚳腊人祭祀共腊物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邪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謂籍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籍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

言甸師師屬耕耨王藉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司乎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庆止況藉田乎甸師亦特言其職云爾案内宰王后帥六宮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註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辨穜稑之種以共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

或有萊田使之共蕭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藉蒸役外內饔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藉者天下之大教也然藉田之制後世猶未盡廢而先王教孝之意已不復存以之為司子孫且不藉于畝他可知也漢自文帝始開藉田率耕以共粢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定耕于上林耕于鉤盾弄田皆非耕耤之禮彼侈焉享玉食之奉恝焉而不念粢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

周人以甸師而廁於食官之列食官闕則甸師廢矣飲食不可闕則藉田不可廢盍亦相與講求其禮而行之乎

同姓

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脉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是心心同是理篤親則民興仁

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旣多矣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王族者盍知所自愛矣不幸而麗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

因以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戮在掌戮者不敢戮以踣市必以殺之于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周人必以刑于甸師氏者記曰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又不在是蓋甸師掌共粢盛為王子孫者盍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之于甸

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戮之也吁周人戮同姓于甸師氏豈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弓葛藟之刺興甚至同氣相刃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氣象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凡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抑嘗觀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而掌囚掌戮凡有爵者必歸刑於甸師氏又以見成周之體羣臣也古者刑不上大夫苟

有麗於罪者必以八辟之議以宥之命夫命婦且不躬坐獄訟凡有爵者亦不以奴罪加之皆所以存臣體也有罪而不殺戮其忍刑之於市乎刑於甸師者亦以羣臣不能共粢盛之奉而祖宗戮之也吁羣臣之有功者葬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大烝今乃有罪而歸刑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故雖以甸師而戮同姓而親親之仁行焉雖以甸師而戮有爵而尊賢之義行焉同姓有爵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天官自宰夫而下第一項是宫官所以防肘腋之變而弭之於無形之始第二項是食官所以保身體之安而養之於無事之日第三項是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而藥之於無病之時三者體統雖殊而脉絡則一皆關國本民命之大者醫師爲醫官長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疾醫養疾瘍醫療瘍獸醫療獸者尚疑其冗長不亦過乎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人而無恒不

可為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惟求其精而專爾豈暇計其冗且長乎今觀疾醫之養民疾也必先辨其為春夏秋冬之疾然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此非精專於內證者能之乎瘍醫之療民瘍也必別其有腫潰金折之瘍然後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又辨其辛

酸鹹苦甘之藥而爲骨筋脉氣内竅之養此非精專於外論者能之乎至於獸醫則兼疾瘍之療其病也爲難知則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然後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其瘍也爲難攻則必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此非精專於治獸者能之乎

爲醫師者則聚畜毒藥以共醫官分疾者而使疾藥治之分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終則稽其事而制其食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民死則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獸死則亦計其數而進退之此又所以稽醫官之能否也為醫官者有不究心於醫者乎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而不使醫官共其事何邪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者安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珍之齊濕熱寒涼之齊旣以時眡之

酸苦辛醎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犬豕鴈魚之食
秫黍稷粱麥苽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
特為王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不及
藥石之具而以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
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療其病於既形之後也不然則
醫官何職而必繼之於食官之後食醫何職而廼居於
疾醫之先豈無意歟夫既以食官養之於其前又以食
醫和之於其後疾病何由生也不惟此爾醫官而下酒

漿有宮醢醯有宫凌人共冰籩人共籩鹽人共鹽可以佐膳羞而成五味之旨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謹列醫官於其中而前後皆謹飲食之義又況宮人舍人掌次之職在在有之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閒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尚何有疾之可治邪觀此不惟養生之法亦可以知治國之喻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先王亦宜一切聽其民至是哉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爟之出火納

火皆為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旣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待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不使人治之則將誰治之邪觀其治疾之術民之瘍者則養與攻療並施獸之病瘍則養與療藥並用如民之疾則內證也不施攻療而一意於養蓋其元氣之眞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醫

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爕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為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鍾飲酒而杜蒯歸咎於太師之不聰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人君一起居一飲食之頃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大臣無所統則小臣何所忌邪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隷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之遺意至

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奄人主之彼徒知周官酒官籩醢之屬以奄奚為之不知膳官醫官則皆上士中士下士也晉以太官屬光禄以太醫屬宗丞渡江而後則皆隸於侍中至唐則隸之内侍省不統於大臣而委之近侍奄豎其所以防微而杜漸葆和而毓粹者尚何望邪共王醫者鹵莽如是況能慮及民乎吁後之人有尊君體而重民命盍亦相與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正等官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甘酒有戒湎酒有征沈酒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令周人以酒設官將共酒邪抑禁酒邪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孤子士庶子饗食之用此

正酒正之所當共也祭祀而無酒則無以交此誠於神明奉養而無酒則無以將此誠於君親燕饗而無酒則無以暢此情於臣子此酒之為用博矣故以對神而言則謂之凡酒司尊彝曰凡酒脩酌是也以飲食而言謂之陳酒酒人曰賓客之飲酒是也以陳設而言謂之飲酒酒人曰賓客之陳酒是也以獻酬而言謂之禮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也以祿養而言謂之秩酒酒正曰凡有秩酒是也凡酒用於祭飲酒用於燕禮酒用於饗

陳酒用於祭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皆曰公酒酒正曰凡為公酒是也若夫五齊則專用於共祭四飲則專用於致養而已此酒之用有别也然而酒人以其酒入酒府漿人以其飲入酒府是故王之所得用酒正之所必共而酒正掌酒之政令則未嘗不謹焉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頒酒則有法以行之秩酒則以書契授之至於祭祀之酌且有數王之燕飲亦有計他官會計惟以歲終而獨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日計之

也月入其要月計之也而使小宰聽之歲終則會雖不及王后而世子之飲酒亦會之則周人之致謹於酒可知矣不特此爾先王於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以示其過量則有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不節用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器皿之度每每示戒而況於給用之際乎然此皆示人君節飲之道也酒人漿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

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酺而行獻酬何邪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蓋以酒之溺人尤甚於水故使掌水禁者幾而謹之也司虣市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鬬囂故有羣飲不禁者則搏而戮之

也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則羣囂以亂鄉井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必立法以禁之若非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榷其利也然酒禁不掌於酒官之屬而掌於他官是不忍因酒以禁民而況因酒以取利乎漢初蕭相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羣飲也文帝以酒醪靡穀而下詔景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處民之也時於賜民羣飲則賜酺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帝

天漢二年初榷酒酤禁其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元始六年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視之以為非常之恩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禮而已豈示恩以示民樂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

漢之榷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

藏冰

冰之為用重矣在豳風則詠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冰在左傳則述藏冰盖冰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愆調冰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令以其職考之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鑑賔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賔客喪祭不可無冰也

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冰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烖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彊故方

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繼於膳官醫官酒官之列蓋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而不待藥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日頒冰則必均及字民矣不然則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拳拳於凌陰之納者豈

特如大學所謂伐冰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鹽政

鹽民之食不可一日闕也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以共王用爾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共邦事未嘗以鹽之利而共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凬其水而成者産於土

中而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其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賔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嘗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令謂共鹽爾待其戒令謂煮鹽爾自祭祀賔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

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富彊而榷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榷禁者猗頓也蠱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為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共之用而為後

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尤也伯主既資鹽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俗乎魯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為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龍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怪矣豈非啓公上之榷禁乎榷鹽固無怪也鄭當時何人乃逢武帝之欲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榷鹽之法始密鄭當時者其蟊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此蠱矣寧不謂之鄭當時

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過奄女官
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屬官有斡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
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
沃陽有長丞（地里志）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烏乎周以
鹽用而共邦事自賓祭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之
民漢以鹽利而共邦財自公上榷禁之外則不肯以一
孔遺之民方且榷鹽之不足而又榷鐵榷鐵不足而又
榷茶鹽鐵之榷茶鹽之榷自漢至唐法日密矣儒者不

排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哉

財計

王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大宰九職九賦九貢之目爾民職所貢有常額地職所斂有常制侯貢所致有常法尚何待於理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頒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考之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弔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式

貢之餘以共玩好太宰所以定為取財之法取此財也太府所以分其頒財之府頒此財也内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財也司書所敘敘此財也別其為金玉則曰貨別其為器幣則曰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太府也以太府為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

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於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然須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氏謂受藏若内府受用若職内職内乃司會之屬非受用之府矣王氏詳解以職内為受藏以職歲為受用此二職者掌出入之數爾而謂之府亦非也劉氏中義以内府掌良貨賄知其為受藏外府掌共百物知其為受用然内府曰以待邦之大

用謂之受藏亦不通若案其文玉府掌良貨賄之藏受而藏之宜為受藏之府内府掌受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宜為受用之府然受藏曰貨受用曰賄而二府皆言貨賄又不然矣意者太府自有藏用二府以受貨賄太府總之而内府則兼掌之以待用歟貨曰藏者亦藏之而待用也太府而下三官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内帑也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與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頒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内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玉府掌金玉服佩燕齊之物皆在焉故一謂之王内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奉之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其用固在外何以謂之内豈非以貨賄之藏在乎内而不可以輕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王后世子衣服則共之至於

歲終而王后之服且不會是其用又在内何以謂之外豈非以其泉布之流通在乎外而不可以私用者乎或者徒見外府内府之名遂以内府為内帑外府為公帑則非矣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司會為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

分治不至於曠官掌百物財用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於踰法以參互考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則月考之也以歲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名亦詳乎冡宰夫之職有能足用長財善物者與凡失財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乘其出入詔冡宰而誅賞之令司會則以詔王及冡宰而廢置之宰夫既有以詔其誅賞之小者司會又有以詔其廢置之大

者則其致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爲司會之貳掌其版圖
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財用之
用則必考于司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民財器械之數
田野六畜夫家之數山林數澤之數無不知焉以逆詔
命以受稅法以入要貳以考邦治無不掌焉司書會計
之書又可謂詳密矣職内則掌賦入之數以逆賦用及
會則以逆職歲之出職歲則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
會則以贊司會之逆一出一入不總之以一職而以二

官職之是以出入相考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是雖式貢餘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爾司裘何與於會計而歲終且會其裘事掌皮何與於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齎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為財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

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盖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虚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鉤考掌財用財之吏茍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姦欺也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況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用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

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御之冢宰如此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國計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鄭氏乃謂太府若漢司農職内若漢少府司會若漢尚書前輩則謂外府為司農玉府内府為少府愚謂司農猶内府少府猶玉府蓋司農給公家之公用始名内史後改為司農猶内府之遺也少府為天子之私藏本名少府後為

少内猶王府之遺也尚書即是少府屬官即非司會之比獨高帝時以張蒼為計相此可比司會耳蒼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計者特其屬官以屬官而會長官之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至唐置三司使凡財賦國用之利盡歸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為長雖別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亦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為漢丞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粟內史

爲唐宰相而曰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是豈太府司會兼屬冢宰之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先儒以職內比漢少府而謂職內之財為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為私藏乎後人以玉府內府俱比漢少府而謂二府之財皆為天子之內帑吁

豈有待邦之大用者而亦可以為私費乎夫天子以天
下為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異帑本不可有内外之
分而況職内乃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
數内府乃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豈天子之
私財謂職内為内帑固不可謂内府為内帑亦不可愚
故以玉府為天子之内帑而内府不預焉蓋先王先民
而後已必不以貢賦之公而給玩好之私必不以貨賄
之本而共賜予之末也且以周禮考之太府則曰幣餘

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財以共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受之巾車會車出入歲終則入齎於職幣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是皆以餘財而共用也內府外府固亦供好賜予之財用安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共之歟令觀王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裘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

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玉府所掌則如是所供者如是此其為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毛筋骨則入于玉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玉府壆人之皮角筋骨則入于玉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玉府有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是以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可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供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況太府總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

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為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特為玩好賜予用也且以職內觀之及會則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以職

内且敘官府之餘財以待餘用則知玉府之藏亦可得
而移用矣漢初猶有古意以大司農給國家之公用以
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母將
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
雖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費以出少府是不以本臧
給末用不以兵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暴師未一
年費四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
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費此美意也況少府外朝之

臣而得主内廷之物故宫掖無擅用之私而奄宦無干預之弊尤良法也東漢始出少府錢屬之司農非不可也然宫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農不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遂於宫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桓靈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矣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為天子私藏至楊炎請出内帑以歸有司議者是之未幾盧杞

一用而瓊林大盈掩為已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為王之内帑而内府不預焉又誠知内府為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或者猶疑其如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亦過乎

錢幣

内府與外府並立内府待邦大用外府待邦小用宜其為貨賄同也今外府惟曰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百官公用之有法者用布王后世子之衣服則用布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之財用幣齎賜予財用皆用布不知此布從何入乎考之泉府亦掌布者也泉布之布則是廛人所斂司市介次思次所税之絘布肆長所税列肆之總布質人治質劑者之質布市官罰犯令者之罰

布廛人征邸舍者之廛布入焉泉府謂以市之征布斂貨之滯於民者是也外府掌布以待用不言九賦九貢九功之所入或者載師所斂宅不毛之里布閭師所斂民無職者之夫布而藏之以待小用歟此等所入無幾何以待邦用或者九賦之中有入泉者乃入於外府歟然此特言布之入也而周人作布之法果誰為之歟案漢志言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市曰以

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立此法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用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案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宜之制爾故司市亦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乏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乏則布之利輕今外府掌布

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而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凡貨賄布泉皆可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後世凡百所用一出於錢則泉安得而不困哉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寛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寡而國家經費或有餘或不足動皆以錢為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共小用爾何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

而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供邦之大用則泉布常見其不足抑嘗因是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案康成之說布即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為布則與泉布相為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布之貿易然鄭司農不於泉府外府等官言之特於里布而及此則是古之為參印書

者以與廛里之民而使之貿易耳古人不以泉布待邦之大用則其資於參印書之布又輕也周禮一書但言及布後世動以楮幣為大計於是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識古人作布之意哉

禮經會元卷二上

禮經會元卷二下

宋 葉時 撰

内政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宫之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宫而王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王宫之政亦屬焉此見宫中府中合爲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之近而達於鄉

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由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令致謹乎令以內宰考之掌宮中閽寺子弟之版與宮中官府形象之圖分官吏子弟之人與奄奚胥徒之民均其稍食而使居之正歲則又均其稍食稽其功事憲禁令于北宮而糾其守則后宮之守衞嚴矣歲中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必無冗食之人佐后而獻功者

比其小大麤良而賞罰之必無廢功之職至於內宮自夫人以下之財用又從而會計之則后宮之會計嚴矣大祭祀后當祼獻則贊瑤爵正后副褘之服房户之位而詔其薦徹之禮與樂相應之儀又贊九嬪左右薦徹之禮事而王后祭祀之事嚴矣凡賓客后當亞獻則贊祼獻瑤爵致后所致諸侯來朝與賓客之禮而王后賓客之事嚴矣上春則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地官舍人共之則后宮重農勸耕之禮

行矣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而后宫親蠶示孝之禮行矣凡此皆王之所以治國者今内宰以之而佐后皆太宰之所以治府者今内宰以之而理宫又况以陰禮教六宫九嬪則后宫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宫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衺無邪行也展其功緒無廢事也一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二則曰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三則曰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無浮食也内宰以下大夫二人而佐王

治內之政如此家法其有不齊乎不特此耳內小臣掌后食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之太僕也內竪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猶王之小臣也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則宮人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特外以士人爲之內以奄奚爲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

容雜處也以至典婦功絲枲三宫此后宫女功事也亦用士人為之是以外人而稽女功也染人追師屨人三官此后宫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為之是以外人而治服飾也此最人主奢儉所繫后宫風化所關非士人為之則害國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治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内職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是故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内之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王之三公論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人亦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宜也九嬪猶孤卿也分職率屬其任為重内宰旣以婦職之法教九卿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統九御九九則八十一御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朝夕侍御於王最親近者茍不嚴之以教進之以時責之以功則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妥

能無異習邪世婦則猶大夫之職當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齍盛涖女宮而陳具羞職以婦言則於嬪婦之禮法素閒習矣夫故不待内宰九嬪教之鄭氏謂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茍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是也不然則春官有世婦每宮卿二人掌女宮宿戒亦預齍盛饗食之事而亦謂之世婦果何義哉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后而觀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槩見況有統之以内宰臨之以太宰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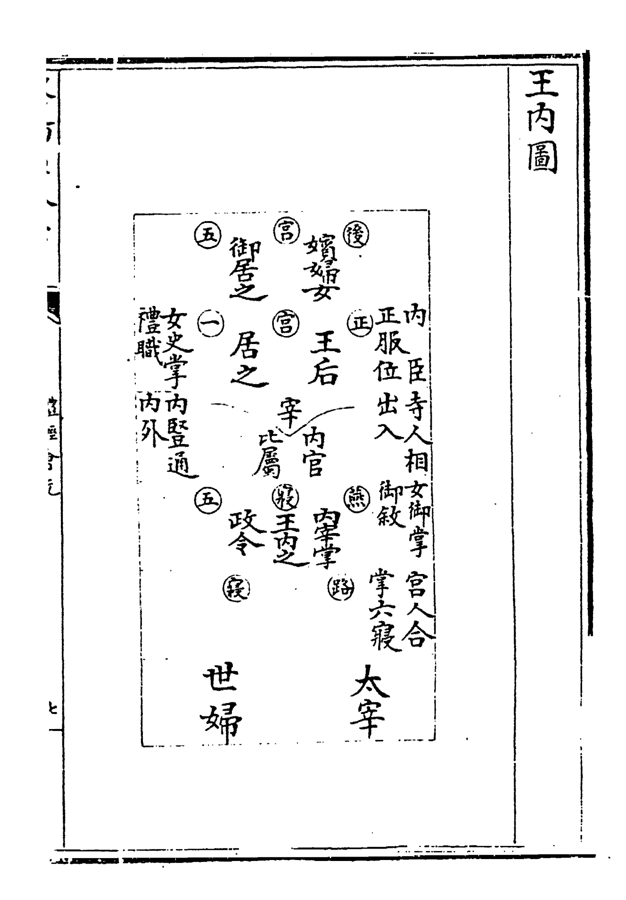
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或者則曰內宰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以宮闈之嚴而預市井之猥賤可乎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使往以王后之貞潔而行諸侯卿大夫之交好可乎不思建國之初面朝後市是王朝先義而后宮後利也后宮者女功之本天下之所取法也內宰陳其貨賄乃所以出其度量淳制豈非舀䒌言后妃之本者乎又況夫人命婦過市司市且有其罰則內外未嘗相雜

也亦何嫌於立市乎案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子男來朝夫人致禮是王宮有致好之禮也王后者天下之母羣臣之所仰望也小臣致其好事好令乃奉后命而往也豈非卷耳言后妃之志者乎又況内人弔臨于外寺人且帥而往立乎其前則内外未嘗相混也亦何嫌於致好乎或者又曰内宰小大夫也九嬪之教豈内政之所宜親春官世婦卿也六宮之帥豈内宰之所宜預不知内宰之屬有内小臣奄士奄人也内宰之

教安知非奄人傳之乎世婦之吏有女府女史奄女也世婦之師安知非奄女行之乎周人內政之詳如此而或者猶有不滿之論亦過矣周衰此政不行然詩人言豔妻之煽猶知歸咎於皇父卿士家伯惟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妬讒巧敗國巷伯一詩所謂萋斐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目習熟尚知周政王內之政不爾也況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爲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國治而天下以平尚

何以議爲哉

王內圖



後
宮
五
嬪婦女
御居之
正
宮
一
內臣寺人相女御掌宮人合
正服位出入
王后
居之
女史掌內豎通
禮職內外
宰
內官
比屬
熊
寢
五
御敘
內宰掌
王內之
政令
路
寢
掌六寢
太宰
世婦

王有六寢大寢小寢王后有六宫正宫一後宫五天官宫人掌王六寢之脩宫人脩六寢為太宰屬官是王寢與王朝宫相通也内官有内小臣寺人等官皆為内宰之屬而統於太宰是則后宫之官與王朝相通也春秋世婦以卿帥六宫内事有通於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聞乎六宫之事矣

門制

案鄭司農釋閽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

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康成曰雉門二門也大皋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皋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其文明也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故曰畢此五門之義也考之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師氏居虎門左司王朝小宗伯縣衰冠於路門司士有曰路門左路門右太僕建路鼓于寢門外其餘曰蹕宮門閽人曰守王門師氏虎賁曰詔居門太史曰垂首服

法于宫門太僕曰墨者使守門而已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可知其為雉門大寢門以其在寢門之前可知其為路門也虎門以其在王朝之後畫虎焉此路門之别名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眡朝故言路門為詳此天子二門之名見於周禮也鄭氏何以謂之五門書曰王出在應門内則知王有應門記曰庫門天子皋門則知王有皋門庫門故曰王有五門然周書又有所謂南門者説者謂南門則為應門以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故

曰南不思書言王出在應門内又言逆子釗于南門安得以南門爲應門也或曰南門雉門也雉文明之物而屬南方故曰南不思春秋書新作南門及書雉門及兩觀災安得以南門爲雉門也如此則天子五門并南門爲六門者矣諸侯半天子之門則有三門鄭氏釋明堂位則謂庫雉路釋緜詩則謂皐應路其說自相違戾以詩考之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此古者諸侯之制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家語記衞莊公易朝

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内失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諸侯有臯門庫門應門為三門爾如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此魯僭王門之制故書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為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焉政令出焉觀望繫焉門而可踰則上下等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記稱諸侯不臺門雉門南門之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況外朝在臯門之内而徇事弊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帥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

朝在南門之内而王日眡事於是乎出焉燕朝在路門之内而路門之制司王朝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宫者居焉踝王宫者居焉閏月而詔王居焉豈特隆九重之勢而壯萬里之威者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制所以通君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周人治内之政詳凡而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

不得已而列在内庭供給内事者始用奄人奄之為言閉也王金陵曰鄭氏謂奄為精氣閉藏者蓋因民之有疾而用之與籧篨蒙瞍戚施直鎛侏儒扶盧聾聵司火矇瞍修聲同晉臣對文公之言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則先王所不忍也愚案司馬下腐刑答任安書引景監趙談等以為喻蕭望之奏恭顯用事請罷宦官以合古不近刑人之義則是奄為刑人矣周禮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

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先王無絶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奄者犯宮刑漢之所謂宦人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曰非也考之周禮天官之屬除閽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爲之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舂人饎人槀人而已春官之屬用奄者止八人其職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論之直

四十有九人耳而其下為之供給服役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内小臣一官言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之微則舂饎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邪又況守祧則宗伯統之舂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以厠跡於其間哉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藺

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爲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摇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璀爲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爲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爲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沮抑姦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

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怪也哉

教化

前乎周官舜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君牙為司徒則曰弘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尚矣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無他物考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

之屬意其爲教出此也今觀其屬則不然自鄉師至比長自遂師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貨賄賦斂之官自司市至掌節皆掌闗市自庫人至塲人皆掌田野山澤自廩人至稾人皆掌倉廩禄食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救六七人而已何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觀司徒之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物之敎曰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

僅止於此邪詳考其職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為教徒善豈足以為政哉故嘗謂司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

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惟土物愛者厥心臧安土敦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比居又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為物遷性静而不為物動然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

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敎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興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于司寇士師之官是又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參考司徒一職雖其條目布置先後不一以見敎民之時而使民相生相愛之具實參錯而並施也故司徒之職曰掌邦敎以佐王安擾邦國

又曰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豈非司徒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其在土地人民中歟又曰以土地之圖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名物又曰辨邦國都鄙之畿疆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數者豈非司徒教民之根本歟案小司徒之職曰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曰敎法而必稽夫家九比之數是其爲敎亦不出乎此矣其餘六十官屬雖曰整頓田疇分畫郊里征斂賦役掌管山川紀綱門市扃

鏑倉廪而先王之教已流行乎其中豈特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大抵先王教民自田野始豳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王制不明民極不立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靡而無以導其愛物之善人欲横流而天理晦蝕矣君臣之間方以化民成俗為學校之事而付之有司謂是足以塞吾教職之責雖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

及陷乎罪從而刑之以為是弗率教者是罔民也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覲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為極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北於是乎求中而不容有所偏倚也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是取中而不敢有過不及也聖人為民立極立中道以為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

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夕長短必眡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期其長短得中也古人立土圭以測日景必先測其土地之深然後立土圭焉土圭之制尺有五寸日景短而不滿則知其為南矣地近南則多暑日景長而過圭則知其為北矣地近北則多寒日景如夕之時則知其為東矣地近東則多風日景如朝之時則知其為西

矣地近西則多陰土圭致日之法當以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阜安乃建王國焉不特此爾匠人建國水地以取其中置槷以視其正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匠人雖未必合周人之制其求爲中則一也至於建諸侯邦國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亦以求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爾鄭司農惑於地中之說謂令潁川陽城地

為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書為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里均爾如以洛為土中然後建國則豈鎬果為不中乎而況陽城之地去洛亦遠此果謂之土中周人胡不都陽城邪若專以王畿為地中則侯國皆不中矣天地四時果不交合乎陰陽風雨果不和會乎案春官典瑞掌土圭以致四時封國則以土地夏官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考工記玉人亦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則是王畿之

外邦國都鄙無不以土圭求地中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以一家觀之一廳則有一廳之中一室則有一室之中中無往而不在也故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爾天地陰陽之氣豈以一方而遂窮邪聖人財成輔相天地之道亦豈有一方而不中邪中之為道不特建國為然也辨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體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職之中有中王畿之

内無一而不爲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首何以總謂之以爲民極也歟

案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别今只据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爲圖畧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中國而郊野爲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

餘則爲載師所任之田矣

王畿千里之圖

王宮

國宅
國中
園地
近郊地
遠郊地
甸地
稍地
縣地
畺地

廛里
場圃
宅田 士田 賈田
官田 牛田 賞田 牧田
公邑
家邑
小都
大都

封建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細考之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㣲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

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為九服堯之百里男邦今為男服百里采今為采服二百里武衛今為衛服百里蠻今為蠻服百里夷今為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與尚書特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以來未有大異漢儒謂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十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

國而附庸之國不與焉大行人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内變蠻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束之耳夷鎮蕃三服謂之蕃國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則九州之内只容六服通王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服何以謂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葢尚書比周禮以直計之案安國釋五千之説以為兩面相距此乃漢儒之説王制漢儒所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里爾以

王畿九服直計之凡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内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正言五服爾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歟案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

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常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箋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

制言王者之制禄爵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

秩乃其禄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禄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禄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税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勲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觀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軍亦三等典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司儀擯相之禮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以之制不然乎但王制孟子以公侯為一等周禮以侯伯為一等用各不

同爾王制孟子在周禮後當以周禮爲正然職方氏所謂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封凡百四十二國復與王制二百一十國之制不同小鄭氏附庸之說以百同爲圖百里封男則百里百同足矣如公二十五同則與封公五百里之數不合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與同數亦差何必改七字爲十一字案此百四十二國計二萬一千五百里總言邦國千里者謂千里之地提而封之可以封此五等侯國言千里者以直計之

言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以四面封疆言之百四十二國以二千里之地封之若以千里合四面提封而計之豈止二萬一千五百里哉王制言封二百一十國是以一州千里而言周禮言封百四十二國是以邦國千里而言非謂一州僅百四十二國也若謂邦國千里之地不足以封五等侯國則王制一州千里之地又安得二百一十國也故下文曰以周知天下言以此數推之可以徧知天下封疆之數矣然此亦言五等三等之制

而成周封國之意可得聞歟案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比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職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形方氏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先王建國必為是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統可以潛消其姦宄之謀有以比之則小大相承可以陰

弭其憑陵之患惜乎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掃地矣而彊陵弱衆暴寡比比有焉後世不考其制不原其意而徒曰封建私也郡縣公也豈不繆哉

井田

周禮致太平之書井田太平之紀綱也不井田則不可以行周公之道用周禮者可不先明井田之制乎然制度明則井田可以行議論定則井田可以復今考鄭註分畫殆有異同是豈先王制度或有不同歟何先儒議

論自為不一也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言都鄙之田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爾鄭氏則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大司馬曰

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與民之制爾鄭氏則曰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多寡為制如六遂矣至於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十里為成百里為同此言溝遂洫澮之制也鄭氏亦曰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夫井牧之制通夫天下可也如鄭氏之說則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而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田謂之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井邑丘乘縣都之制無往不同井方

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畮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中為公田之數在內自井而邑至縣而都欲其聯不可稽也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

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内也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舉内以見外也遂人曰辨野之土則舉遂以見鄉也司馬曰令賦則舉鄉以見遂也匠人曰溝洫則舉内外並言也鄭氏何見而分都鄙鄉遂之異乎況小司徒明言以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為井是也國中四郊都鄙同是夫家九比之數則是鄉遂采邑通行矣合而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五十畝

一遂之上地有不如采地爾雖曰百畆二百畆三百畆
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百五十畆而食者
三之二則百畆爾中地二百畆而食者半則百畆爾下
地三百畆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畆爾而實則一夫百
畆爾此一夫受田之制然也然一夫受田百畆遂人言
餘夫亦如之則受田之數不已多乎葢古者用民之力
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

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凡一夫一婦則為夫家登五人以上則為家其餘夫則上家三人中家合五人下家一人可任用者故必授之以田不可任用則不受田矣遂人曰以彊予任甿謂餘夫彊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畆此乃言自鄉以下圭田五十畆餘夫則二十五畆與遂人餘夫受田百畆之制不同此餘夫受田之制然也説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自

鄉遂之外則爲都邑之田如載師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畺之地是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近郊遠郊皆六鄉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則此七等之田果何所授乎蓋自國中而至遠郊皆爲鄉遂之地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爲七等之田亦奚有不足者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禄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

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田里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辨任土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

足賦以制禄也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之為言通也蓋與貢助之法通行也鄭氏於匠人之註則曰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夫貢者使耕其田而自輸其稅如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助者借民力以耕公田而公取其稅如孟子所謂九一而助也鄭氏以畿内為用貢法以邦國為用助法乃與孟子不合不知成周鄉遂都鄙邦國井牧之制本同惟貢助之法少異爾案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蓋六鄉於王畿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於倉人六遂於王畿為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故曰百畝而徹貢助並行鄉遂異制烏可以畿内獨用貢法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言助有公田也周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田有公私之别則其為助

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助利甿謂興起衆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耡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耡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六遂之官是六遂爲助法明矣鄭氏旣以鋤粟爲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粟稅則是惟助爲有公田而行於六遂矣何爲而曰邦國獨用助法乎愚案載師所入八等之地閭師縣師所任之賦則是用貢法矣蓋園廛二十稅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二十而五鄭氏以為輕近而重遠非也國宅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近郊十一者宅田以優致仕士田以當世禄賈田以有市征所以輕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官田賞田以有人在官者已食禄牛田牧田以共畜牧者之食故比近郊差重也甸稍縣都十二者以其公卿大夫與王子弟食邑采邑之所貢故視遠郊為重也輕園廛者以其無田穀也重漆林者以其非田穀也稅有遠近輕重之

不同故載師立爲定額使之自貢而閭師縣師征之爾
鄭氏註匠人謂以載師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是
特有見於此也故地官司稼掌廵邦野之稼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而爲輕重豈若
後世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於凶年取盈乎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意者貢法至
戰國而壞助法亦不復存故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不善於貢當時惟以貢法專行而人思助法之善此孟

子所以為救時之論而欲貢助通行也故有國中野外之别蓋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税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左氏曰穀出不過籍公羊曰古者什一而籍穀梁曰古者公田則是井田皆為公田亦明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税又取私畝而税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問有若以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盍徹乎哀公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汚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

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寛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鄭氏不明此意反謂周人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是豈助法可行於邦國而不可行於畿内乎然則欲行周公之道者必先破鄭氏之說而後可以行貢助之法必先原孟子之意而後可以行井牧之制否則議論不定制度不明其何以行之哉

案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為造都鄙其說已非

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案孟子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為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甸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求合司馬法爾然天下地形南北東西多寡不同高下亦異豈能一一方平如棊局然今畫此圖亦姑以存其大槩耳

井邑丘甸圖

邑	邑	邑	井 井 邑 井 井
丘			
邑	邑	邑	井 井 邑 井 井
		甸	
邑	邑	邑	邑
丘		丘	
邑	邑	邑	邑

甸	甸	甸	丘 丘 甸 丘 丘
縣		縣	
甸	甸	甸	甸
		都	
甸	甸	甸	甸
縣		縣	
甸	甸	甸	甸

荒政

大司徒之於民既庶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為沴則地利有所不能殖人和有所不足恃聖人有憂之是故為之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

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為凶年禱也除盜賊而使良民安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不有以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禮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

則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去幾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眚禮也大司樂大荒大烖令弛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

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即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天烖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為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會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矣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眚禮蕃樂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

及民先王荒政以散利為急葢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為先備以為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備也後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廪以振貧民遣使以振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賙民施

惠之意然皆可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爲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爲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甚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鄭氏謂急其刑而除之

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在司稽則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在士師則掌邦賊邦盜之成在朝士則凡盜賊殺之無罪在司厲則掌賊盜之任器貨賄在掌囚則守盜賊在掌戮則搏盜賊在司隷則帥其民而搏盜賊在環人則諜賊然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固宜也凶年盜賊蓋亦饑寒所迫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徒求其所以勝盜賊之術歟然則欲除盜賊者當如何曰自散利始

鄉遂

王畿千里有中國郊野之别註家分近郊遠郊百里之地為鄉遂皆未足據案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為鄉矣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為遂矣大率在中國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遂小司徒所謂稽國中四郊閭師所謂掌國中四郊者此地也其餘則為載師所任廛田及七等之田鄉遂受田之制愚既於井田言之

矣今姑以鄉遂之官言之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都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為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為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為閭則有五百閭胥以中士為之合六鄉則三千中士矣四閭為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師以上士為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為黨則有

二十五黨正以下大夫為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矣五黨為州則有五州長以中大夫為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矣五州為鄉則鄉大夫一人以卿為之則六鄉合六卿矣六遂之數亦然但每官各畀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

六鄉之民為之六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設局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禄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而下則掌六鄉遂人而下則掌六遂鄉官列於鄉師之下而遂官列於市官之後何其不相聯也且以遂官考之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及六畜車輦則如鄉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可任者則如鄉軍旅田役之致民者亦如鄉賓

客祭祀之共給者亦如鄉歲終之會政致事者亦如鄉
而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射賓興惟曰鄉三
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法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友
弟睦婣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
鄉之教而獨畧於六遂邪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
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土則曰野民則曰甿牲曰野
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曰野賦周人爲是
先後詳畧之敘者所以別野人也不然鄉大夫之職辨

夫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之野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早賦而晚免之何亦分為早晚之别邪雖然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内外殊觀也觀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則是王畿千里之地皆同此教法亦何有鄉遂之别乎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有功地治

雖非德行道藝之考而鄭氏以為舉民賢者能者亦如六鄉之為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愚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畧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脩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賔於鄉而興於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軍賦

案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起一人為軍則六鄉為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為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爾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為率其寛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

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又况有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旅黨州鄉會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旅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軍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

行者哉考之周禮徒役只發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捕盜也習田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必有遞征之法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為兵而不留羨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為軍而不留半兵也故君子譏之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然此特制軍之法爾而周人因井田以制

軍賦可得聞乎案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法是四邑爲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矣比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十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王畿之内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爲多乎詳見馬政論内鄭康成乃以乘字爲甸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

轂一乘馬四足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為甸所出而丘非之賦也然二井八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二十家可任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十五人說者乃四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周禮蓄兵之數雖鄉司馬發兵之數則少也又案司馬法曰步百為畆畆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二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

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言甸六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甸爲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說者乃曰四分當兵之數乃起發其一分之疆故八百家只有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可任者二千人二十分四千之一有竒爲四甲百人有竒又

四分百人之一有奇只發三十人此又於發兵之數三分而休其二也二說既自不同儒者彊為之解釋爾兵乘之法安可援是以為據且司馬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或以為文王治岐作或以為齊景公大夫田穰苴作或以為齊威王論兵法而附穰苴作其書豈合周禮焉可引之以亂聖經邪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釋井邑之制而引夫屋終成通同之說釋郊甸之制而引郊州野縣都之說釋車甲之賦則引司馬法釋

溝洫之說則引司馬法釋輂輦之名則引司馬法以至
釋朝㑹之儀則亦引司馬法未能辨聖經之疑適以滋
儒者之惑愚請以周禮為據而司馬法無所取焉周禮
雖不詳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
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
輦酇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
當需者鄉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豈特臨時而後修車

馬備器械也哉不特此爾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師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縣司稍人以甸稍縣都為名凡有軍旅則屬於司馬則是丘乘之賦通内外皆然也是雖不許乎軍賦而兵寓於農賦藏於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于田而有定額也又況小司馬之職有闕文軍司

馬輿司馬行司馬又皆缺職安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邪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廩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倉人戎事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為兵人自為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峙乃糗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

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疏在鄉在官猶祿之廩餼在

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地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所以制役之法則可以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其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致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

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能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為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為勞又將皆以役為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為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

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
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
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
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
絳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
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
規避者抑嘗考之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
日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

以三日為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為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均其在官之齒歲以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為調役之法使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歲輪一夫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於其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

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一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日用其民而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

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周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忘其難爾嘗觀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顧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顧役既出税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為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邪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為役今之役簡而民若於充役是豈無自而然歟蓋成周比長閭胥族師黨正皆

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為之令之保長猶比長閭胥也令之里正猶族師黨正也一曰執役於官則視之不啻如徒胥之賤况又責之以所不堪供之財廹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役哉不思漢之鄉老嗇夫且皆有秩後魏之鄰長里長亦復繇戍隨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勲品以下者充之是猶有比閭族黨之遺意今胡為而以胥徒待之也吁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成周

之後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其何以獨在教官之屬哉

選舉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

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興其賢
有道藝者為能則興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鄉老以
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鄉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
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賔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
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賔之明
日公卿羣吏乃以其書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
于天府内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
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

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蓋將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婣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特於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皆書之而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

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為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為德行道

藝也而況於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既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為賓興之繼也射特六藝之一物爾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内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審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止比於禮五曰興舞則知其節奏比於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歟蓋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以禮而射于黨序是

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為之事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為公也以所興之人而還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人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

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

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雖然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行六藝爾道不知為何物然則道之為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先王以教職而屬之司徒鄉官不過晝鄉遂理兵農征財賄掌山澤聯闗畿與夫師田行役冠昏飲射喪祭之法而已成周以道教民之意固隱然在此矣孟子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為王道之始韓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母兄弟夫婦朋友之

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物而歸之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周人六鄉之教無非吾道中物而六德六行六藝之物實自吾道中來異時賓興賢能出長入治亦無非吾道之教先王以道設教蓋如此後人不能以道化吾民而區區欲以科目取士尚何怪人才之不如古歟

禮經會元卷二下